佛說須賴經

前涼月氏國優婆塞支施崙譯　過

聞如是一時世尊遊於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俱千二百五十人菩薩五千人尒時世尊遊近舍衛大城為國王大臣梵志長者及諸細民供養世尊給所當得尒時城中有極貧者名曰須賴信佛法衆奉持五戒修行十善奉行慈心終不起心於一切衆生行於悲心志不疲極行於喜心常樂正法行於護心苦樂不動堅固無上正真道心以方便善欲度人故居舍衛城示現極貧

於是釋提桓因以天眼淨徹視於人見舍衛城中極貧須賴執堅固德善行純備心无恚怒執志堅強無有瑕穢坐起經行不失威儀出入周旋常懷等行飲食坐卧常懷等心左右睡寐已皆除盡少欲知足易充易可損於利求利衰毀譽心不傾動至心堅固離於貢高攝持謙順心靖純淑質直善說言信不華奉八關齋知節少食普城所敬无有厭足諸造見者與之說事莫不歡喜食節衣麁又致供者讓而不受樹葉為器茅草為席衣食之餘輒以轉施无所藏積清淨絜白離於求業於一切生無所志願常以晝夜各三詣佛如來常開閑暇容其礼拜供養諮受法言若其須賴欲詣佛時若千百人常從與俱若其須賴所遊居處若行若住若坐若卧其地界分無有空閑人衆圍繞

於是釋提桓因取心念言如是族姓子淨戒淳淑善行威儀恐子將奪我處當下試知審求何道於是釋化作數人住須賴前罵詈須賴言不順理又以瓦石刀杖加害於是須賴以其忍力專行慈心不瞋不恚於是釋提桓因復化作人住須賴前謂須賴言唯然須賴如是人等罵詈无限言不順理又以瓦石刀杖加汝若仁見聽為汝煞之須賴荅言莫說是語所以者何不善譏人者煞生之報正使彼等刀割我身邵如跋跙樹尊尚不發惡意加於彼等所以者何一切諸法報

應有二種善者生善道種惡者墮惡道以是故我不敢恨彼況欲斷彼命於是須賴說是偈言

其種於苦者　必生獲苦果　其有種恬者
必生得恬果　如此報應者　是知為現事
惡者報應苦　善者報應樂　是故不當三
為惡身口心　是故有智者　不當以勸人
當常行三善　於是身心口　常以此勸彼
若人樂善者

於是釋化人不能動須賴於是捨去於是釋提桓因於須賴前化作七寶金寶現須賴前復化作衆人住須賴前謂須賴言取是金寶可用布施亦可作福可以作服飾卧具亦可好衣亦可美食云何守是貧行須賴報言前之惡行諸仁者我之此報令我如今貧鄙然不能守是貧當犯不與取也惟須賴宜可樂活盡壽何為乃遠慮後世之報以為言說須賴報言諸仁者是為愚法夫見法者慮是重報能慮重報者是則為明達不明之士慳貪他有犯不與取能離慳貪則為明智夫不智者貪得多積以護身

命无所護慮則為明達於無常有常想於苦有樂想无我有我想不淨有淨想如是者犯不與取觀无常計苦計空計不淨者是則為明智計吾我猗居家是者犯不與取不計我不犯他如是輩則明智無先飽不知足如是輩犯不與取先飽知足是則明智不淨戒者犯不與取其淨戒者是則明智不見報應愚癡之士犯不與取見報應者是則明智夫饕餮者犯不與取不饕餮者則為明智畜他所有貢高躁擾犯不與取讓一切有則為明智當於是時則說偈言

伏藏至千億　彼不聞捨心　如是世之貧
是則非明智　家無一食儲　而有捨施心
如是為大富　明智者所歎　聖賢善顯現
而能不為惡　愚歎加嚴飾　為惡則不顯
願為智所罵　不為愚所歎　愚者歎於惡
明者歎於善

天所化諸士不能令須賴犯不與取於是釋化已為長者形持名上寶價直百千住須賴前謂須賴言我於王波斯匿前有所諍訟引仁為一證以寶相與願仁為我證須賴謂言仁者莫作

是說我不能以不知故而作妄言何以故妄言人者為自欺身亦欺他人欺諸聖賢妄言人者令人身臭心口無信令其心惱夫妄言人者令其口臭令身失色天神所棄夫妄言人者亡失一切諸善本於已愚冥迷失善路夫妄言人者一切惡本斷絕善行閑居之本於是時說此偈言

夫口臭穢者　妄言者語時　忘失清白法
意志多妄誤　為護已諸神　聖賢所欺誤
彼士常羸疲　夫喜妄言者　諸惡之根本
斷善本於彼　必當趣惡道　夫妄言人者
若以滿天下　金真珠相與　夫守持法者
不為之發言

釋提桓因不能使須賴妄言便捨去於是釋提桓因謂阿須倫女首耶日行王女識乾執樂第一夫人法汝等詣國貧須賴動其閑居試知為審離欲為故服欲不耶於是首耶阿須倫女日行王女識乾執樂第一夫人於冥夜靜時於須賴所止地之分界行詣於彼說溫暖甜辭與須賴言起仁者我等故來相事且觀須賴我等形

容之嚴好塗栴檀香瓔珞被服鮮明適在威時視此須賴以汝之福故得我等執事須賴視已便作是說汝等盡是地獄餓鬼畜生行事非天人之執事又觀汝等身如幻化之自然觀汝等之形聚沫泡之相栴檀香之塗我觀其如是審諦法聚會不淨向所燒服嚴飾淨見如是幻化所作心之躁疾合會愚所觀无常散滅法以已福觀汝等行趣地獄類所以失志六不護已志欲何不明不淨者是則貪於欲附臭處者是則貪於欲附穢惡者是則依於欲紕荷諸苦者是則貪於欲謂貪欲樂者是則附於欲欲入地獄者是則附於欲欲入畜生者彼則附於欲欲入餓鬼者是則附於欲欲親惡人者是則附於欲不成就貪者是則附於欲鬪諍怨訟會者是則附於欲欲被繫閉者是則附於欲顛倒之所生增益愛結者是則附於欲狂悖迷惑者是則附於欲醉乱闇冥者是則附於欲不善之所近善之所捨離一切諸不善之所纏縛者是則附於

欲迷失徑路者是則附於欲修行不善者是則附於欲羸劣奪人力者是則附於欲雲之所覆者是則附於欲欲近鬼魅者是則附於欲欲近返足鬼者是則附於欲欲近牛驢猶賭駞象殺羊豺者是則附於欲欲近非人者是則附於欲欲離戒聞施者是則附於欲放捨閑居者是則附於欲專惑專冥專益勞塵專損減於无上道者是則附於欲當於是時便說偈言

臭穢不淨者　欲腐亦如是　專苦不附樂
獄鬼畜生處　興不消者會　欲醜亦如是
處非法之處　諍訟與怨惡　繫縛之縛者
顛倒之所生　愛欲所增益　從是所生者
是則附於欲　迷惑之所惑　和協與同塵
是則附於欲　燒然之景熱　合會成衆惡
毀滅於衆善　諸惡之根元　如雲之所蓋
附欲亦如是　鬼魅之同處　反足亦如是
形色之所惑　視欲亦如是　牛羊猶犬賭
駞象殺羊豺　附欲之所親　離於一切法
或聞施闘靖　零落附於欲　專惑增勞塵
損減無上道　是則附於欲　欲脫者離色
如汝滿天下　妙容勝汝等　不能汙吾意
諸功德備悉

首耶阿須倫女日行王女識乾之夫人不能動須賴皆捨而去詣釋提桓因詣彼已勿疑也天帝彼已見諦无復女色彼已離於欲普於世無著於是釋提桓因益增驚恐衣毛為竪無疑也族姓子必從於我生於是釋提桓因自往詣須賴已住須賴前叉手說偈言

發何願仁者　汝行如是法　閑居清白戒
日月釋梵帝

於是須賴說偈荅言

日月釋梵帝　三界之上業　此皆无常存
如幻之示現　云何明智者　當著三界耶
所可無生長　亦无老病死　亦無有憎愛
所處平如秤　願普安一切　成佛覺未覺
於是釋提桓因即歡喜踊躍善心生
馬勸仁普慈心如是之言說善哉當
成就如是无上願速降伏衆魔雨於
甘露法為行衆生故必成世普愍於
是國貧須賴彼於異時行於舍衛大
城之中便於城中得先時人瑞應天
金之珠價直普世實於是國貧須賴
提持珠已便舉聲令於舍衛諸仁者

於是城若有極貧者當以是直普世之實而惠與之彼時有舊長者居家貧者皆走馳詣我等極貧以實見惠又復餘人數百之衆亦從乞寶我等極貧須賴荅汝等不貧所以者何於是舍衛大城之中有一極貧者當以是金珠寶而惠與之諸人荅言於是城中有誰極貧荅言王波斯匿是極貧者當以是寶而惠與之諸人荅言止止須賴莫說是語所以者何王波斯匿者豐富大財其業周普倉藏盈積於是國貧須賴於大衆前便說偈言

財業雖豐廣　而不知充飽　大海尚可滿
是貧終不足　若增益貪求　展轉无休息
現世及後世　如是貧无智

於是國貧須賴持是金珠已與諸大衆圍繞周匝詣王波斯匿當於尒時王波斯匿以財寶故取上族姓子五百長者為之設罪欲薄其財義於是國貧須賴持是金珠詣王波斯匿詣已便謂王言我行舍衛大城之中得往古人瑞應金珠價直普世大王我便生意欲以是寶與極貧者以是故大

王如我所憶念是城中惟王極貧善
哉大王唯受是寶於是王波斯匿便
有慙顏謂國貧須賴言我貧於汝耶
於是國貧須賴於大衆前為王波斯
匿便說偈言

夫以貪縛者　增業而不飽　為王造損耗
熱己亦熱彼　不顧於後世　無德不計死
如是不貪耶　以法故明者　善立成大慈
不成長塵勞　知足无所欲　彼貪不復生
若見於衆生　即生大悲心　以是無怨嫌
如是富大財　善處閑居士　貪富貴之士
如不獲於法　於下負衆生　一切從衆邪
好於女色樂　不顧當來世　王如是貧者
已屬於女人　其信清不濁　滅禁淨无瑕
性和懷慙愧　捨決常安住　聞法從聖賢
往往慧入心　後世捨惡趣　如是不貧士
以法自投飾　手終不捨施　身壽業不要
不從道趣要　壽或於世行　或猶如醉象
如是之貧士　无有志性故　若有信佛寶
法寶敬聖衆　身命業不要　不要易取要
不恚亦不愚　立志樂不惑　如是士不貧
明智者所敬　必性无飽足　夢燒不捨步
衆流无充足　晝夜流入海　日月无充飽

周行於四域　王貪无終飽　積財不飽終
大王火性者　不求燒草木　此是其常數
亦如是大王　於三无所燒　王富貴无常
其喻如草露　誰當願求王　聞如是說者
於是王波斯匿謂國貧須賴言我貧
於卿誰當證是大王不聞耶如来无
所著等正覺一切知一切現所知審
誠信立所證審於一切諸世人阿須
倫遊於是舍衛大城須賴我亦曾聞
見是者大王如来為我證王貧甚於
我以是故須賴當往問如来如彼所
決便當奉持於是國貧須賴說偈言

我師行不違　我今於是念　彼知衆空来
於彼无不知　今世及後世　心心俱知已
大儒當至此　彼亦无貢高　愍一切衆生
雖遠必當来　衆生至心故　我唯願大王
必信意莫疲　當立至誠誓　世尊必當来
華鬘及衆香　幢幡及伎樂　大儒如是来
須賴叉手右膝著地說偈言

若佛審諦知　我定至心者　以是至誠故
若知立我前

說是言已於是地動如来忽然化從
地出五百弟子菩薩千二百釋梵護
世者諸天數百方見佛現神歎未曾
有王及大臣一切眷屬皆跪礼勝足
數千衆生供養世尊皆發道意於是
國貧須賴叉手白世尊言我行是舍
衛大城中得往古人瑞應金珠價直
普世以是故世尊於是城中若有貧
者當以與之世尊我謂是舍衛城中
王波斯匿即是極貧何以故侵剋他
有不知厭足貪於財寶不諦於誠實
嬈惱下貧減損富有者專於王勢愛
著色欲以是金珠與之王不肯受問
我以證我貧仁富唯願如来无所著
等正覺以一切智一切慧所知審為
信審為稱審別為一證善哉世尊等
心於一切去離貢高无所偏黨願說是
義於是世尊告王波斯匿審實大王
如須賴言審介世尊審介安住於是
世尊欲決須賴疑告王波斯匿言有
緣大王富於須賴復有緣理須賴富
於大王獲何等為緣所謂王業尊貴
之利營從金銀珠玉水精琉璃真珠
珊瑚象馬車乘倉藏儲珍以是因緣
大王富於須賴若復大王施與戒聞

捨无著閑居之德慈悲喜護禪定
解脫三昧正受信佛法衆堅固之志
直信慚愧有行以是因緣大王須賴
富於王假令大王所部人民財寶富
有皆如大王以比此族姓須賴行七
步中聞戒聞施智百倍不及千倍不
及巨億萬倍不得為比於是王波斯
匿攝除貢高白世尊言甚得善利安
住而我界內有是大士世尊言如是
大王如是大王王之界內有是大士
又復大王又復多有餘大士在王國
界如須賴者王波斯匿於須賴前說
偈言
仁是我之師　佛亦我之師　緣仁除貢高
令以國相上　願與營從俱　為仁之弟子
為貢高所欺　使於斯長夜　為王位所惑
不行於道法　令聞須賴言　蒙仁當行法
令是五百人　吾以貪故繫　令悉放捨之
願屬仁侍使
此五百人聞得解脫已欲報須賴恩
滅意不願業无所復願應以誓自誓
立一切智心於是王波斯匿謂須賴
言我貧仁不貧須仁所言是為快善

其稱須賴貧謫以犯王法是須賴者
但當名須賴不得復稱貧於是族姓
子須賴即從坐起更整衣服右膝著
地叉手白佛言是諸大衆普會欲見
如來善哉世尊為是大衆如是說法
令是大衆不忘見佛佛告須賴言族
姓子有四法具足受持若族姓子族
姓女見如來者審見善見何謂四法
至心愛心悅心敬心是為四復有四
何謂四是須賴族姓子族姓女見如
來色像成就便發無上正真道意至
心發意不違如來意愛念衆生欲永
度脫故欲使奉法故欲使三寶不斷
故以是四法故須賴族姓子族姓女
具足見如來成其審見善見復有四
法族姓子族姓女見於如來成其審
見善見何謂四色痛想行識行无所視
見觀四大等空諸情如空聚我想覺
知以是四事族姓子族姓女成其審見
善見復有四法族姓子族姓女見佛
甚潔淨淨於我離我故淨於衆生離
衆生故淨於壽離壽故淨於命離命
故以是四法具足族姓子族姓女見如

來甚潔淨復有四何謂四天眼无所作
為慧眼無所著行佛眼如審覺寤法
眼如知所現是為四法復有四法族姓
子族姓女見如來甚潔淨何謂四淨
於戒品无所連著淨於定品以諸法
定故淨於慧品以度世智等故淨於
解慧度智見品善解脫解脫无所度
故以是四法具足故見如來甚潔淨
當其說是四事次第法化時七百弟
子發意以弟子乘而得解脫具滿千
衆生發无上正真道意於是世尊為
王波斯匿及諸大衆說是法教訓皆
令歡喜踊躍便從坐起與菩薩及諸
大弟子以神足力乘於虛空猶如鴈
王還到祇樹給孤獨園於是王波斯
匿謂族姓子須賴言若如仁者詣如
來時願見告勑已欲侍從可尒時王
亦願大王後宮婇女及諸大臣大衆
圍繞俱往見佛於是舍衛大城之中
立普施限不詣佛者使有過謫所以
者何又復大王菩薩立行不獨為已
故菩薩立行欲安一切衆生故又復
大王菩薩不以一人二人故而發道

意大聚大衆以為將從於是顯好又問何謂菩薩之將從一切則是菩薩將從欲濟度脫之故發道意者是菩薩之將從不獨小乘而轉進故心堅固者是菩薩之將從欲攝伏一切諛諂衆生之故无懷之心是菩薩之將從欲者異之行轉進之故无猶豫之心是菩薩之將從不亭等轉故布施之心是菩薩之將從攝懷嫉衆生故持戒之心是菩薩之將從攝惡戒衆生故忍辱之心是菩薩之將從攝持躁擾衆生之故精進之心是菩薩之將從攝持懈廢衆生故禪定之心是菩薩之將從攝持乱意衆生之故智慧之心是菩薩之將從攝持一切惡智衆生之故慈心大王是菩薩之將從心存不捨衆生故悲心是菩薩之將從入於生死不患厭故喜心是菩薩之將從以法樂樂於衆生故護心是菩薩之將從憎愛俱滅等行之故四恩者大王是菩薩之將從諸法无家而等行故種種善本報應是菩薩之將從相好智慧充滿具足故捨言願潔淨

是菩薩之將從淨佛國土故三脫是菩薩之將從止宿甘露門之等行故誠信不兩舌惡口妄言綺語是菩薩之將從无違逆辯之等行故柔軟甘辯是菩薩之將從應辯報荅等行之故无所嬈亂是菩薩之將從於一切衆生無醜貌故多聞具足捨以轉受是菩薩之將從志念无忘等之故尊敬師長是菩薩之將從未聞之法令人聞知受持正法等行之故捨家之心是菩薩之將從如所作无有損減等行之故閑居之心是菩薩之將從白黑之法堅守護之故威儀之心是菩薩之將從不望於他有所受故淨德无染是菩薩之將從以甘善本等行之故潔淨之心是菩薩之將從無信衆生以立其信等行之故无放恣心是菩薩之將從一切佛道品法具足充滿等行之故於是王波斯匿聞是說已歡喜踊躍善心生焉以好名衣上服若干色綵其價百千奉上須賴供養法故以法故受彼不肯受而說是言止止大王是王所服所以者何

我自有弊服補納之衣有時大王我之此弊衣掛樹一日或至七夜無有取者亦无貪者我起遊行无願惜意以是故大王凡衣服者但以蓋形使已無著意又令彼不貪王波斯匿謂族姓子須賴言如汝須賴不受是衣者願以足履令我長夜得福安隱於是族姓子須賴使足蹈是名服百千價衣慈愍於王波斯匿故於是王波斯匿謂族姓子須賴言是之名服仁以足蹈何置之對曰大王是之名服舍衛城中有諸貧窮孤獨之於是王波斯匿勑其左右卿等持衣往於是舍衛城中有諸貧窮孤獨羸老便以與之唯然大王國中若干衆人及諸貧窮者聞王波斯匿以百千價衣若干種色與須賴已而以惠施城內城外普來集聚於舍衛城百千億衆生皆適得是百千價服已皆服著之適服著已善心生焉我當以何等報是須賴而為供養承佛威神又須賴所建立便於空中而現聲言不以香花及塗香不以甘餚饌而可

以報須頼无過發道意須頼不以衣食故亦不利供養歎譽名德故但以度衆生及發道意故順從彼教者當行道之智於是族姓子須頼便從坐起與王波斯匿俱后宮婇女臣吏大衆人衆圍遶前後出舍衛城行詣祇樹給孤獨園舍衛大城之中人衆十億國中貧人聞族姓子須頼往見如來念須頼恩悉皆從行以佛威神釋提桓因從舍衛城至給孤獨園於其中間化作場地廣普雜綵妙好如忉利天晝度之宮若干校飾又化若干種寶樹於樹下化作師子座高妙堅固高千肘以若干百千天繒敷其上文繡雜綵阿須倫女首耶之后萬五女俱而侍衛皆持天華天香鼓樂絃歌供養如來師子之座已為供養於是世尊知衆人已會與諸菩薩及大弟子出於祇樹行詣於嚴淨師子座詣已於師子座結跏趺坐如來適坐於師子之座於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現十八瑞動而復動而復大動於是釋提桓因子瞿或在會中坐

於是瞿或天子化作六萬座天之所化已請諸菩薩使各詣坐便說偈言

唯坐諸淨　士於是坐　座是善本
疾得佛座

諸菩薩愍瞿或天子故便坐其座於是般若識乾執樂王子謂日行王女言汝往與是五百天樂俱同音歌歎佛德俱供養世尊師子之座須頼未來之頃所以者何族姓子須頼功德魏魏將從衆多當見如來者則不審汝等於是日行王女般若識乾執樂王子之后作五百樂往詣如來已皆稽首佛足手執樂器皆同一音歎世尊德而歌頌曰世尊往古百劫修閑居行世尊普調衆生使樂布施世尊身口及心樂持淨戒願礼體如須弥山世尊忍慈固不勞世尊精進堅力如樹世尊神慧之光无所不作願礼三垢世尊所作已辦願礼三界所應之垢世尊已勝貪婬瞋恚愚癡供養此諸垢汙魔女自如來見已以无垢目心得安隱成就佛念捨離於欲不復觸近於欲樂問於如來除心

之垢莫使有勞垢意者歡悅衆生意願礼彼足訓世二百相勝瓔珞百福功德滿善音於衆生所往淨願礼無比神難及神天金軟足行步師子之雲與所往行化因釋胎生令所歎德百福滿願使衆生心普悅无疲惓所歎勝之德願令疾得歎是者於是族姓子須頼與王波斯匿及王後宮與諸大衆眷屬圍繞諸天百千之所歌歎行詣世尊已稽首世尊足於一面住王波斯匿稽首如來足各繞三匝於一面住於是王波斯匿以其仁座而讓須頼而說此言唯族姓子垂恩矜愍坐此仁座須頼便坐於彼仁座於是衆中有諸天子未見須頼者見是貧人有何功德為王見敬乃如是耶於是釋提桓因知諸天子意謂諸天子言莫起慢意於是仁者而令諸仁功德損減長夜不安所以者何我其審諦是族姓子大功德善法充滿又諸天子且待須史觀其功德善法具足於是族姓子須頼欲悅諸天子意便白佛言唯然世尊現說菩薩大

士濟度衆生之嚴好智之嚴好示現
嚴好具足充滿疾成无上正真之道
是時世尊以如是像放身光明照須
賴身適觸身已族姓子須賴蒙佛光
明是時須賴身逾釋提桓因數千萬
倍須賴之身姝好如是於是諸天子
見須賴身姝好如是甚大歡喜便礼
須賴而以天華散敬其上於是世尊
告族姓子須賴言菩薩處貴而現卑賤
欲度人故是則名曰智之嚴淨而以
威儀悅可衆生可衆生已便現其行
久現神通是智嚴淨又族姓子菩薩
大士意得自在示現極貧為諸梵志
諸人所敬是為嚴淨又族姓子若其
菩薩示現下貧感厲外學除其貪意
現處大業又現捨家欲以導示厭家
衆生故是為嚴淨是為須賴是菩薩
淨於衆生智慧嚴淨精進嚴淨之具
足也疾成无上正真之道於是阿難
白世尊言是族姓子發行已來久遠
云何而為如來所光飾乃如是乎於
是世尊告阿難言是族姓子阿難往
世具足多供養諸佛數億百千行諸

度无極所行之行而以神通用為娛
樂已得三忍已得應辯以方便善度
衆生故示現極貧於是阿難白世尊
言族姓子須賴示現貧行以度衆生
其數幾如世尊告曰阿難欲天七千
色天万二千皆發無上正真道意度
世人无數發道意者及生善處又問
久如當成無上正真之道得道之時
名号云何其佛世界嚴淨何類於是
世尊欲歎族姓子須賴國土嚴淨便
說偈言

阿難聽我稱　諸世之將導　以成衆生故
高廣弘普稱　發於行大乘　其刼无限數
從始初發意　行善行以來　奉事於諸佛
及其所供養　為諸法之長　常擁護之故
智所往往行　於諸度无極　神通自娛樂
長夜行四等　善學方便善　其見生死穢
明審於佛法　善學相純淑　知衆生之本
隨本度脫之　以意智所行　住於甚清淨
已得應機辯　住於諸揔持　已度於魔鈎
諸佛之威儀　堅住而不動　无所汙染著
度世之八法　利衰現揔持　无所於諸法
不遠亦不近　喻如虛空性　其心无所著

無有疲厭意　常行大悲心　堅固住揔持
以被慈德鎧　如於己之慈　於衆生所然
終不懷嫌恨　犯者不校問　如其所應受
迎待而不避　口言行無違　諸法普學法
如其解脫相　二法俱解脫　三忍具足得
於行无所起　諸佛之所行　威儀善建立
於諸土行行　多饒益衆生　彼方則不定
而无有如來　須賴所行處　如供養世尊
敬亦當如是　諸天及世人　我滅度之後
後世法盡時　須賴於行彼　東方之世界
其土名妙樂　如來名无怒　當從彼來還
餘三阿僧祇　於其數不減　於是已之後
續當勤行道　當嚴淨國土　欲度衆生故
彼於是刼後　當成其勝道　号光世音王
土如阿閦佛　如來之世界　世界名善化
衆德悉備具　安住壽萬歲　處於世教化
僧數喻无限　少發小乘者　求大乘无限
普知神通力　凡夫愚闇垢　善化普清淨
彼當普令稱　一法化教誨　彼无魔牽連
普等清淨智　導世滅度後　正法住於世
八万四千歲　法慧不隱藏　須賴所化衆
承奉道高行　一切當生彼　除置漏盡者
嘗為族姓子　須賴解說決時一切衆

會各各以衣覆須賴上勸助之聲三千大千世界莫不普知以其勸助之聲无量無數諸天龍鬼乾沓和阿須倫迦留羅真陁羅摩休勒人及非人應聲皆至聚會而坐供養族姓子須賴世尊亦為是等以是法化因緣種種說法皆令諦解於三乘行於是王波斯匿住世尊前叉手白世尊我狂醉王位狂醉財業狂醉榮貴狂醉庫藏金銀倉穀慳貪无厭逼迫衆生以為國財如我世尊世世以如是像處位施行之法化皆從族姓子須賴聞已我為極貧須賴所決今於世尊前捨置於國以琉璃太子立為王子當奉戒當許身為世尊及諸衆僧守園給使所有財寶當為三分一分於佛前奉上衆僧二分與諸貧窮孤獨三分以為王事之儲誰復世尊聞如是像法處位教化當有意著於財業者也為愚癡惡友所攝持者乃有著意我以是所作善本惠施衆生願發無上正真道意於是會中五百長者五百居士五百梵志五百臣吏聞王波斯

匿作如是像師子之吼皆發無上正真道意捨家財業欲於世尊之化捨家入道置中三百人其餘皆現為比丘僧已除鬚髮服著袈裟於是族姓子須賴即從坐起更整衣服右膝著地向世尊叉手白佛言願從世尊及十方現在諸佛受捨於家於是族姓子須賴稽首十方諸佛世尊而發願言諸佛世尊聽許入道於是諸佛各申右掌摩須賴頭適觸其頭鬚髮皆墮法衣著身威儀安庠於是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動放大光明普照十方雨於天花是諸佛辟皆不相障世尊釋迦文伸金色辟摩須賴頭彼諸發道意者見是現化是輩皆當為諸佛之所授決當說是法時五百比丘發弟子乘皆得无著滿千菩薩皆得不起法忍尒時世尊告長老阿難言受是法化奉持誦說周滿數演廣大衆生所以者何是五濁世衆生濁勞垢濁壽命濁邪見濁時刼濁佛興世非是其時欲度此等故使須賴示現極貧所以者何我不以如此忍界之儀

而示現一人不度也以是故阿難當現是法布示衆生此衆生等當信是法當從解脫當如是等為如來所化佛告諸弟子善念奉持族姓子須賴及王波斯匿釋提桓因長老阿難諸天龍鬼及阿須倫及世間人聞佛所說莫不歡喜稽首而去

佛說須賴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一　底本，麗藏本。

一　五六六頁上一行末字「經」下，石有「一卷」二字；磧、普有夾註「録爲孤本在必函今爲重本移于此」。

一　五六六頁上二行「月氏」，資、磧、普、南、清作「月支」。

一　五六六頁上二行末字「譯」，石作「於姑臧譯」。

一　五六六頁上一九行第一一字「充」，資作「死」。

一　五六六頁上二一行第九字、本頁中一四行第一三字、一八行末字「順」，資作「慎」。

一　五六六頁中二行第一一字「麁」，資作「姦」；磧、普、南、清作「蕊」。

一　五六六頁中五行第五字「求」，資、磧、普、南、清作「死」。

一　五六六頁中六行第一三字「開」，資、磧、普、南、清作「閉」。

一　五六六頁中八行第六字「干」，清作「千」。

一　五六六頁中一一行第七字「取」，磧、普、南、清作「即」。

一　五六六頁中一五行第八字「害」，資、磧、普、南、清作「之」。

一　五六六頁中一九行第一一字「仁」，資、磧、普、南、清作「人」。

一　五六六頁中二一行第五字「人」，資、磧、普、南、清作「仁」。

一　五六六頁中二二行第五字「邵」，資、磧、普、南、清作「破」。

一　五六六頁中二二行第一〇字「尊」，磧、普、南、清作「我」。

一　五六六頁下四行第一四字及五行第四字「恬」，磧、普、南、清作「甜」。

一　五六六頁下五行第一二字「知」，資、磧、普、南、清作「智」。

一　五六七頁上五行第四字「是」，資、磧、普、南、清作「如是」。

一　五六七頁上六行第九字及七行第七字「先」，資、磧、普、南、清作「充」。

一　五六七頁上一二行第三字「躁」，資作「噪」。

一　五六七頁上一三行第五字「是」，資、磧、普、南、清無。

一　五六七頁上一四行第八字「聞」，磧、普、南、清作「開」。

一　五六七頁上一六行第一三字「善」，磧、普、南、清作「普」。

一　五六七頁上一七行第七字「歎」，資作「難」。

一　五六七頁中一一字「作」，資、磧、普、南、清無。

一　五六七頁中二行、三行、四行、五行末字至六行首字及七行「人者」，資、磧、普、南、清作「仁者」。

一　五六七頁中九行第一字「夫」，資作「大」。

一　五六七頁中九行第一一字「忘」，

資作「妄」。

一　五六七頁中一〇行第四字「妄」，資、磧、普、南、清作「忘」。

一　五六七頁中一五行「妄言」，資、磧、普、南、清作「言妄」。

一　五六七頁中一七行「王女」，資、磧、普、南、清作「玉女」，下同。

一　五六七頁中二二行「温暖甜」，資作「温温恬」；磧、普、南、清作「温温甜」。

一　五六七頁下七行末字至八行第二字「向所嬈」，資、磧、普、南、清作「血所澆泉」。

一　五六七頁下九行首字「躁」，資作「捺」。

一　五六七頁下一〇行第一四字「六」，資、磧、普、南、清無。

一　五六七頁下一一行第四字「欲」，磧、普、南、清作「故」。

一　五六七頁下一三行第三字「依」，資、磧、普、南、清作「附」。

一　五六七頁下一七行第一〇字「不」，資、磧、普、南、清作「欲」。

一　五六八頁上三行第四字「欲」，資、磧、普、南、清作「欲欲」。

一　五六八頁上五行第一一字「驢」，資、磧、普、南、清作「馬」。

一　五六八頁上一二行第八字「消」，資作「誚」；磧、普、南、清作「肖」。

一　五六八頁上一三行第八字「與」，磧、普、南、清作「興」。

一　五六八頁上一六行第九字「景」，磧、普、南、清作「暑」。

一　五六八頁上一七行第一〇字「元」，資、磧、普、南、清作「源」。

一　五六八頁上二一行第四字「鬬」，資、磧、普、南、清作「閑」。

一　五六八頁中四行第四字「彼」，資、磧、普、南、清作「假」。

一　五六八頁中九行「願仁」，資作「仁願」。

一　五六八頁中一二行首字「日」，資作「云何明智者　日」。

一　五六八頁中一七行首字「焉」，資、磧、普、南、清作「焉即說偈讚」。

一　五六八頁中一七行第二字至一九行第一三字「勸仁……普愍」，資、磧、普、南、清作五言偈。

一　五六八頁中一七行「之言說」，資作「言之說」；磧、普、南、清作「言說之」。

一　五六八頁中一九行第七字「生」，資、磧、普、南、清作「善」。

一　五六八頁中末行首字「提」，資、磧、普、南、清作「手」。

一　五六八頁中末行第八字「令」，資、磧、普、南、清作「言今」。

一　五六八頁下一三行第七字「不」，磧、普、南、清作「衣」。

一　五六八頁下一四行第一〇字「求」，資、磧、普、南、清作「欲」。

一　五六八頁下一四行「无休息」，資、磧、普、南、清作「於諛諂」。

一　五六九頁上五行第二字「便」，資、磧、普、南、清無。

一　五六九頁上九行第一四字「復」，資、磧、普、南、清作「後」。

一　五六九頁上二二行第一一字「夢」，磧、普、南、清作「焚」。

一　五六九頁中二行第一〇字「木」，麗作「本」。

一　五六九頁中七行第八字「知」，資、磧、普、南、清作「智」。

一　五六九頁中七行第一一字「現」，磧、普、南、清作「見」。

一　五六九頁中一三行第五字「違」，資、磧、普、南、清作「遠」。

一　五六九頁中一七行第五字「疲」，資、磧、普、南、清作「度」。

一　五六九頁中二一行首字「若」，資、磧、普、南、清作「普」。

一　五六九頁下一二行第二字「以」，資、磧、普、南、清作「以誰」。

一　五六九頁下一四行第六字「別」，磧、普、南、清作「引」。

一　五六九頁下一五行第一四字「説」，資、磧、普、南、清作「證」。

一　五六九頁下一七行第六字「尒」，資、磧、普、南、清作「尒時」。

一　五七〇頁上一行第二字「无」，資、磧、普、南、清作「無惑」。

一　五七〇頁上六行第三字「聞」，資、磧、普、南、清作「間」。

一　五七〇頁上一、八行首字「今」，資、磧、普、南、清作「令」。

一　五七〇頁上二一行第一〇字「應」，資、磧、普、南、清作「戀」。

一　五七〇頁上末行第七字「須」，資、磧、普、南、清作「須賴」。

一　五七〇頁中二一行第四字「淨」，資無。

一　五七〇頁中二一行末字「離」，資、磧、普、南、清作「離於」。

一　五七〇頁中末行首字「故」，資、磧、普、南、清作「故淨」。

一　五七〇頁下一七行末字「王」，磧、普、南、清作「至」。

一　五七〇頁下二〇行「普施」，磧、普、南、清作「其制」。

一　五七一頁上三行「意者」，資、磧、普、南、清作「者意」。

一　五七一頁上四行第六字「獨」，資、磧、普、南、清作「觸」。

一　五七一頁上七行第二字「著」，資、磧、普、南、清作「差」。

一　五七一頁上一六行「大王」，磧、普、南、清無。

一　五七一頁上一七行第二字「存」，資作「在」。

一　五七一頁中七行第四字「醜」，資作「相」。

一　五七一頁中八行第一〇字「忘」，資作「妄」。

一　五七一頁下五行第四字「著」，資、磧、普、南、清作「羞」。

一　五七一頁下八行第八字「使」，資、磧、普、南、清作「便以」。

一　五七二頁上五行末字至六行第二字「大衆人」，磧、普、南、清作「人衆大」。

一　五七二頁上一五行第二字「繡」，資、磧、普、南、清作「編」。

一　五七二頁上一六行末字「絃」，資

作「儛」。

一　五七二頁中一行第一三字「之」，磧、普、南、清作「子」。

一　五七二頁中三行第五字「士」，磧、普、南、清作「坐」。

一　五七二頁中三行第九字「座」，石、磧、普、南、清作「以」。

一　五七二頁中六行及一一行「般若」，石作「般者」；資、磧、普、南、清作「般耆」。

一　五七二頁中一〇行第三字「將」，磧、普、南、清作「侍」。

一　五七二頁中一〇行末字「審」，資、磧、普、南、清作「容」。

一　五七二頁中一七行第六字「固」，資、磧、普、南、清作「堅固」。

一　五七二頁中一八行第五字「神」，資、磧、普、南、清作「禪」。

一　五七二頁中一九行第二字「垢」，磧、普、南、清作「界」。

一　五七二頁中一九行第八字「勝」，磧、普、南、清作「脫」。

一　五七二頁中二一行第九字「自」，資、磧、普、南作「百」；清作「五百」。

一　五七二頁下二行「世二百」，石、資、磧、普、南、清作「三十二」。

一　五七二頁下四行首字「比」，資作「皆」。

一　五七二頁下七行第三字「之」，磧、普、南、清作「多」。

一　五七二頁下一四行「矜愍」，資、磧、普、南、清作「務矜」。

一　五七二頁下一八行第一三字「令」，資、磧、普、南、清作「今」。

一　五七三頁上八行「散敬」，磧、普、南、清作「敬散」。

一　五七三頁上一五行「感厲」，資作「咸厲」；磧、南、清作「感勵」。

一　五七三頁上一七行第一二字是」，資、磧、普、南、清作「是爲」。

一　五七三頁中一三行「行大乘」，資、磧、普、南、清作「大乘行」。

一　五七三頁中一六行第三字「往」，磧、普、南、清作「住」。

一　五七三頁中一八行第一一字「知」，資、磧、普、南、清作「如」。

一　五七三頁中二〇行第四字「機」，資作「譏」。

一　五七三頁中二二行第九字「揔」，資作「聽」。

一　五七三頁下一行「揔持」磧、普、南、清作「於忍」。

一　五七三頁下二行第一四字「所」，資、磧、普、南、清作「亦」。

一　五七三頁下四行第二字「待」，資作「侍」。

一　五七三頁下七行第三字「土」，資作「士」。

一　五七三頁下一二行第一〇字「減」，資、磧、普、南、清作「滅」。

一　五七三頁下一四行第四字「劫」，資、磧、普、南、清作「却」。

一　五七三頁下一七行第三字「喻」；資、磧、南、清作「踰」。

一　五七三頁下一九行第四字「令」，

資作「今」。

一　五七三頁下二〇行第六字「導」，南作「等」。

一　五七三頁下二二行第九字「生」，資、磧、普、南、清作「主」。

一　五七三頁下末行第九字「說」，資作「脫」。

一　五七四頁上一四行「琉璃」，資、磧、南、清作「流離」。

一　五七四頁中一一行第九字「庠」，資作「祥」；磧、普、南、清作「詳」。

一　五七四頁中一六行第四字「授」，資、磧、普、南、清作「受」。

一　五七四頁下末行經名，石作「佛說須賴經一卷終」；資、普作「須賴經」。